無聞集

無聞集目錄

大名府故魏墟禮賢臺下村學究崔述東壁著

與呂樂天論漳水事宜書

無聞集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救荒策一

有天地。然後有水火。有水火。然後有雨暘。有雨暘。然後有愆伏。有愆伏。然後有水旱。有水旱。然後有饑饉。有饑饉。然後有死亡。死亡切於民之身。而天下治且安者。自古未之有也。是故聖王之治天下。有雨暘而無愆伏。其次有愆伏而無水旱。其次有水旱而無饑饉。其次有饑饉而無死亡。天地者。猶人之一身也。衆人以秦越視一身。雖其疾痛疴癢。有不能自為謀者。聖人以一身視天地。故雖寒暑日月之往來。風雨雷霆之過不及。皆能知之。而預為之所。何則。天地之交。水火而已。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水火者。陰陽之用也。故火勢升而氣降。

水勢降而氣升火氣盛水氣伏而不能升則暘勝雨水氣盛火氣浮而不能降則雨勝暘雨勝暘者水之由也暘勝雨者旱之由也天地之有災也猶人之有疾也陰陽不和則災生氣血不和則疾至心也者血氣之主也故心怒則氣逆悲則氣結平則氣和氣和則血脈流通康强而無疾民之在天地之間猶心也勇威怯智欺愚而上不爲之禁則憤憤而無可如何則哀積憤多則陰陽之氣逆積哀多則陰陽之氣結是以古之聖人欲和陰陽之氣必通民情鼓以招之匭以受之巡行以訪之温言以來之使民之疚於强而告於上者朝訴而夕知夕知而朝禁民無留憾亦無蓄憂故太和之氣洋溢於兩間寒暑以時雨暘有度詩曰綏萬邦屢豐年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夫豈有他術哉天地之心平斯天地之氣

和也。夫陰陽之氣。可通而不可鬱也。可純而不可雜也。可淸而不可穢也。故男女曠而不交。則生鬱疾。交不以正。則毒疽惡疾生焉。其感於陰陽也亦然。男曠於外。女曠於內。其於氣也。爲火亢。爲水鬱。士大夫寵少優。蓄美童。里巷之間。踰垣牆遊狹邪。其於氣也。爲怪風。爲淫雨。爲昏霾。爲毒霧。是以古之聖人。合婚姻。別男女。禁淫邪。男而女行。女而徧男者。殄滅之。無遺育。故其時。天地淸明。災沴不作。雖人道之當然。亦所以參贊化育也。天之雨。人之汗也。汗必自腠理達。雖天地亦有腠理焉。深山大澤。谿谷高下。林木蓊鬱。此亦天地之腠理也。是以其土常潤。其氣常蒸。蒸然升而爲雲。自生聚日蕃。貧富不均。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其近山者。爭覓利於閒曠之地。於是懸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蕪。而闢之以爲田。鋤

犁之所加。風日之所爍。焦枯燥涸。而雲之出漸稀矣。是以古
者授田有制。度其人地之數。或百畝。或七十畝。五十畝。不得
擅增。高深山大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斧斤之入。必以其時。
所以培養天地之力。而常使有餘。宣導天地之氣。而常使易
洩。雲之所以時升。而雨之所以時降也。人之氣。欲其易洩。又
不欲其過洩。過洩則營衛虛。將有當洩而力不能洩者矣。天
地之氣亦然。銅鐵之場。地力固已耗矣。然民用不可已也。且
其數猶無幾耳。今之所謂煤窟者何歟乎。驢驘之駝首尾相
衡。日日然。處處然。其洩地氣不已甚乎。且窟深則必有水注
之。水注之則必以人力涸之。夫此水非他。是即蘊於地中。以
升而為雲。流而為泉者也。奈何以有用者。置之於無用乎。是
以古者建國。必多樹木。詩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又云。瞻彼

中林。侯薪侯蒸。然則古之炊爨者。皆取之於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氣完。而其力厚。氣完力厚。故常易達。易達則無久鬱。無久鬱。則亦無溢量之達。夫是以時雨時暘。各以其敘。所謂有雨暘而無愆伏者此也。

救荒策二

古者耜廣五寸。兩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其名曰畎。夫間有遂。其廣二尺。其深倍畎。十夫有溝。其廣四尺。其深倍遂。百夫有洫。其廣八尺。其深倍溝。千夫有澮。其廣二尋。其深二仞。以達於川。凡此者。皆非以為苟勞而已。夏秋之交。霖雨時作。山中之水。必注於川。平地之水。必流於潦。川不能容。潦無所宿。其勢必被於田。知其必然。而不可幸免。故不如先為之所以待之。令夫里巷小民。其智非有能過人也。然其營居室

也必於牆下預為水道以待陰雨水道通則流皆入壑而庭不積焉雖千里雖百里亦若是而已矣溝洫之制今雖未能驟復要宜畧倣古法相視地形下者間數里為一渠地近川者首起於川以分川之水勢地不近川者多其首以承潦其尾皆訖於川乃止則水有所歸乃不為暴矣且夫聖人之制為溝洫也豈但水可以藉之以為洩雖旱亦將藉之以為溉也今東南之田渠者蓋大半矣然而中原齊晉之間倣而行者不及十一不學妄庸之夫目不習見遂從而為之說謂地有可渠有不可渠渠之雖勞而無益不知平地之田苟近水未有不可渠者但水有緩急則渠有難易田有高卑則溉有勞佚耳惟其去水遠者水力所不能至乃不可渠然吾嘗見今之為圃者皆鑿井以溉蔬亦有因之以種麥者其收皆什

倍於陸田。雖有大旱。不害其爲小熟。其法豈獨不可通於田乎。令誠如前法渠之地近川者。於渠左右。各爲子渠百數。以引川水。地不近川者。每夫耕五十畝。量擇近村之田十畝鑿二井以溉之。則旱不能爲大災矣。蝗也者。亦水旱之所生也。其爲物也。不水不卵。不旱不蠕。故凡水所不瀦之地無蝗。水所常瀦之地亦無蝗。必秋有大水。溢入於田。然後蝗得以卵。必冬雪不降。春雨不時。然後蝗得以蠕。水旱絕矣。于蝗復何憂焉。凡水之決。由於洪曲。凡洪之曲。由於沙停。水之大者。其旁必有停沙。停久不治。其沙遂積。沙積於北。則洪曲而南。沙積於南。則洪曲而北。沙形圓則洪圓曲。沙形銳則洪方曲。沙勢逼洪。故洪不得不曲也。水之全力皆在洪首。洪直則行水心。洪曲則嚙兩岸。洪圓則岸當肩。洪方則岸當首。當肩則刷。

當首則決。刷者決之萌。決者刷之極。洪勢嚙岸。故岸不得不決也。欲其不決。浚其沙。順其洪。直其曲。圜其方。則沙不逼洪。洪不嚙岸矣。凡水之溢。由於瀉之不速。瀉之不速。由於下流之梗。水之相合也。其勢必爭。大者疾行。則小者見奪。奪則留。留則逆。逆故不決即溢。於其合也。浚之十倍其素之廣。則其勢得直。其行得舒矣。曰。浚之而塞。奈何。曰。浚而塞者。滯也。通之則不塞矣。凡渠之器。莫若龍尾。江南水車。五不當一。河北水斗。十不當一。龍尾之制。有城有郭。如大轆轤而側立之。首出於岸。尾沒於水。如天南北極然。城內屬於軸。軸兩端倚以牀。城郭之間。虛以容水。有牆環城。右轉如螺絲然。人持軸而左旋。則水循牆而右移。水自以為已下也。而不知其已上也。凡井之器。莫若玉衡。桔槔十不當一。轆轤百不當一。玉衡之

制。一腹兩足。足在水中。其圓如筒。管通于腹。腹在水外。其圓如瓜。管通於口。口在井上。其圓如盤。管通於田。足之下。戶之以納水。其上。敞之以受楦。楦之大小。適可滿足。竿屬于衡。衡之高下。適可過口。軸屬於床。衡有低昂。則楦有升降。楦有升降。則戶有開闔。楦升戶開。則水入戶。闔則水不得出。楦降則水不得不出。水無可如何。則不得不上入於腹矣。腹之下。兩戶共樞。不能兩開。不能兩闔。左開受水。則右闔之。以禁其出。右亦如是。水又無可如何。則不得不上出於口矣。曰。井之而竭奈何。曰。井而竭者。淺也。深之則不竭矣。所謂有從伏而無水旱者此也。

救荒第三

世所謂備荒者。吾知之矣。曰常平。曰社倉。曰義倉。昔者晉侯

伐楚。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茍有積者盡出之。齊景公聚朽蠹而凍餒其三老。則晏嬰譏之。然則富民之道。在散而不在積也。漢之常平。始積於官。然猶不取於民。宋之社倉。始取於民。然又不積於官。是以其得猶多於失。今之義倉。則取之於民。而積之於官矣。其初猶存勸捐之名。其後遂爲履畝之稅。民納其十。而九入於吏橐。就其一之實於倉者。民亦未嘗得食之也。古之利國者。化積以爲散。後之利國者。斂散以爲積。古之愛民者。損上以益民。後之愛民者。畜民以豐官。如是而欲其民之不死於荒歲。有是理乎。無是理乎。其少知治理者。則曰積貯之法。當藏富於民。使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凡其粟布器畜財賄之數。皆周知之。而爲之制。夫藏富於民。誠是也。然一

縣之戶至數萬。一府之戶至數十萬。人人而察之。石石而量之。日亦不足。就令其能如是。其擾於民也必益甚。且夫積貯也者。豈必其名與形云爾哉。亦操乎其勢所必然而已。貯其粟於倉。而曰此若干石。家喻而戶曉之曰。畝爾田。積爾粟。以待凶歲。此積貯之形與名。庸人之所見而美。而其實皆不足恃也。昔者梁王移民移粟。而孟子以為無益。不若授之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民自足也。子產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而孟子曰。不知為政。不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而民自不病涉也。天下事。固有斤斤焉求其如是。而反不如是者。有不必斤斤焉求其如是。而自能如是者。勢為之而已矣。故粟處乎日增之勢。則不待貯之於官。課之於民。而其積者自多。粟處乎日減之勢。則亦無賴于貯之於官。課之於民。而

其積者必少。此不可以不察者也。今里巷之間。侈靡徵逐。日以益甚。優伶之戲。街喧巷咽。母呼女。舅招甥。踰數十里而往觀之。生子娶妻喪葬之事。中人之家。常不減百餘筵。加以不肖之徒。蕩心淫博。廢時失事。傾倉倒篋。蓋十而六七矣。然後以其餘力力田。地利安得而盡。以其餘粟養父母妻子。饔飧安得而給。是以禾未登而麥已盡。麥未至而粟已空。稱貸而益猶且不足。而令乃欲課民積貯以備凶荒。嗚呼。可謂不情之至者矣。欲民之多入。則莫若務專其力。欲民之寡出。則莫若務嗇其用。且彼民者。豈不知侈佚之能貧人。而勤儉之可不匱乎哉。彼其習俗。皆以此為榮。故強者恥不如人。而弱者懼不齒於鄉里耳。鄉之人。入城而見長衣。則相與長之。見短衣。則相與短之。彼豈有所驅迫而然哉。然則欲俗之變。亦非

難事也。誠能立之標準。樹之風聲。其不染於俗者。禮之以為民望。而懲其尤甚者。并及其容隱之里長。則弱者有所借口。而强者無所競。力專於田。用畜於家。一歲之粟。十入而七出焉。求其三之毋積而不得也。抑其事更有要者焉。治國之智。與治家異。入於倉。則謂之有。出於倉。則謂之無。此匹夫匹婦之所謂智也。治府縣者。必合一府一縣而統計之。一歲之穫粟幾石。食粟幾石。則民之貧富無遁情矣。一縣之耕者幾人。食者幾人。則粟之多寡無隱數矣。大抵民之不耕而食者九。而富民僧道盜丐游手之民不與焉。其可以減者六。曰官之親從。曰吏。曰胥。曰工。曰商。曰駔儈。可以去者三。曰優。曰倡。曰博徒。今此九者。其數常倍於農夫。并其父母妻子計之。是一人耕之。常有數十人食之也。為農夫者。安得不凍餒乎。夫河

之廣也百步。則其潤也十里。官貪而誰其下。而欲親從吏胥之不多且富。不可得也。農人博負百錢。則終夜不能寐。以其得之難也。親從吏胥。博一夜之徽纆頭至數十金。而不以介意。以其得之易也。親從吏胥之攫材也。易於拾芥。而欲其不起夏屋。羅珍羞。豐裘馬。耽歌舞淫博之樂。以富天下之工商駔儈優倡博徒。而多其數。不可得也。然則一府縣之計可知已。且夫人之不耕。非其生而不能耕也。不耕足以自食。則不耕矣。不耕不足以自食。則耕矣。使六者之所獲不能踰農。而三者無所得食。則人將不驅而自耕。耕者日增。則食者日減。不必求積也。而粟自若於無所往。所謂有水旱而無饑饉者此也。

此皆救於未荒者也。失此不圖。至於已荒。然後救之。晚矣。雖然。不猶勝於立而視其死者與。是故救於已荒。亦有道焉。一曰糶。商賈末業之人宜之。二曰借。有田者宜之。三曰役。無田而少壯有力者宜之。四曰賑。無田而文弱老幼廢疾者宜之。賑有以粟者。饑未久病未甚者宜之。有以粥者。餓已久病已甚者宜之。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糶者不籍。其餘皆籍。其籍必於未事。擇近村之耆老若諸生。殷實而平善者。任之未事。則欲欺我者。計未成而謀未定。平善則畏法。殷實則輕賂。其近村也。則知之詳。耆老諸生。則不習於欺罔之術。雖有過而易發。籍分為三等。先應賑者。次應役者。次應借者。役者。以壯者一人養老幼二人為率。壯者少而老幼多者。其餘入賑籍。借者以田口多寡相較為差。有田而佃於人。與佃人田取其半

者。以二當一。田少而口多者。其餘入役籍。籍成登於官。然後稽之以編審之籍。則口之多寡。年之壯老。可得而知也。參之以地糧實徵之籍。則田之有無。可得而知也。凡加損賞罰皆視此。乃發粟。借者於倉。役者於役所。皆不為廠。惟賑者為廠。廠欲多。多則民近。民近則不弊。粟廠月一發。民遠來者。不過十五里。先期示日。牓次其村與戶於廠前。至期親臨視之。村為一牌。礮三鳴。立初牌於門外。受粟者持具蟻附牌下。門啟乃入門闥。乃授粟。左人呼名。右人呼數。受粟畢。門啟乃出。有他道。則自他道先後出之。凡初牌入。然後次牌立。初牌出。然後次牌入。至三以下皆然。辰而始。申而畢。粥廠日一發。民遠來者不過數里。立一人監之。如料民之任。受粥者皆坐。別以行。行各兩列。背外面中。面間隙之以行粥。柝一鳴。行粥人一

器不得遺不得複不得越畢析再鳴行粥如初至三乃止凡坐内先至者凡出先外坐者凡粟人揚粟於地粥人注水於粥皆有罰夫官之粟有限而民之貧富不均以民濟民者其惠廣而徧則發粟而外富民大賈皆可捐之以助我也有勸而捐者其患在少有迫而捐者其患在激有使之入穀贖罪者罪輕而贖則所得不多罪重而贖則壞法法壞則天下之害有甚於荒者矣捐之之道毋求其能助我賑求其能助我借與役而已賑者費而不返借與役者費焉而未嘗費度其力之所能即其居之所近聚其人而告之數粟不納官但入其籍其借有不償者官為督之不如是罰令助粟以賑吾知其應之也不待辭之畢矣其有有服姻族入賑格者責之賑有收養子女者人當粟幾何官書其券使不得輕去願助粟

以賑者視粟多寡免其役以勸之則民之粟出矣一縣之粟亦有限而四方之豐歉又不齊以羨補不足則舟車馱輦莫非助我糴者是以富民可捐外商尤不可不召也招之之道先於粟熟之時使人往糴以樹之的及其來也強糴者有禁高價者勿抑市井駔儈不法之徒不得而侵漁抑勒之則四方之粟至矣雖然民有荒於歲者有荒於人者吏胥是也凡吏胥之害吾固已略言之矣然在豐歲民猶能供其欲荒歲何以堪之且夫人而至於為吏與胥必非有能讀書明理廉潔愛民者亦明矣其取也不以賢其養也不以祿不知禮義故名不足以勸朝斥而夕復故威不足以懲其所知者惟賂而已賂至則鴟鴞為鸞鳳賂不至則夷齊為跖蹻故其職獄訟者則舞文鬻獄顛倒是非其司賦役者則盜用官錢徵新

代舊。鬬通賂遺。弛富役貧。其奉差遣者。則因事索賄。計畝科錢。每營一票。費嘗至數十緡。苟不十百其利。豈肯為此。至於賑濟。弊尤百出。或偽造戶口。或陰受請囑。偽造戶口。故粟多中飽。而惠不及於民。陰受請囑。故富者得粟。而貧者無救於死。是以凶荒之歲。賑濟之年。吏未有不增田。胥未有不建屋者。其在不肖有司。同利為朋。互相倚助。猶不足怪。即有一二愛民之吏。亦但以搏擊士類為風烈。而輕視吏胥以為無能為。豈不謬哉。諺云。不怕官。止怕管。舉貢生員雖有秩。而政事不與聞。吏胥雖無秩。而文簿票示皆出其手。此孰能為民禍。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宋蘇軾論吏卒之害。謂如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夫豈其害未甚。而古人之言乃過激如是。或亦今之君子。不履田畝。不詢芻蕘。而未之知耳。率虎狼以食

人肉。而曰已未嘗殺人焉。吾不信也。且夫懲吏胥者。豈必事事察之云爾哉。如此者。上且不勝其煩。而其弊究亦不能去。要使斯人知吾意之所嚮而已。吾意以爲吏胥不足害民。則受其害者必不敢訴。訴之亦必不察。而吏胥重矣。吾意以爲吏胥深足害民。則民無所憚而不訴。訴之而無不杖之革之流之殺之。而吏胥輕矣。吏胥之害除。然後可以有饑饉而無死亡。不然。則雖悉行救荒之政。吾見其徒爲具文而已矣。

曩余館於大行之麓。五月未雨。往來道塗。閒見諸縣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禱神祠。或取水數百里外。或閉南門開北門。或缸貯壁虎。令童子環擊之。無法不施。迄無一效。南北開閉之說。雖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戶向陽。北戶向陰。城門內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別。正所謂東家之西。

即西家之東也。陰陽果何屬焉。至貯壁虎於缸。則昏沉寃苦之歌。昔人已傳為笑柄。而不學之人。尚詫為奇策。亦可悲矣。余雖布衣。哀民之不聊。傷吏之無術。乃於鞍間枕上。殫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館事少閒。不克成稿。會雨遂姑置之。去年自七月朔逮霜降。無雨。大名府縣禱雨者數。皆俟雲已合後。乃禱。略得涓滴。即往謝神。其意欲見禱之有驗。以美觀聽。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復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獻當路。亦竟未及繕寫。今夏復旱。始乘閒繕之。而建日陰雲四合。垂垂欲下。時作微雨。竊幸余言之無用矣。會府屬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訟於縣。上官命縣桎梏而搒掠之。次日天忽開霽。雲斂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應之機。其速如此。夫在上之人。識慮高遠。豈書生之見。所能

補其萬一。用是復秘篋中。誌其顛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記。

余作此策時。余鄉風俗尚未甚壞。所患惟在吏胥。故三四兩篇所重。亦惟在吏胥。其後不數年間。風氣大變。諸生多與吏胥相結。表裏為奸。以罔厚利。關說詞訟。武斷鄉曲。無所不至。遇荒歲。則與吏胥共分賑濟錢米。而貧民不得與焉。偶閱舊文。猶自惜其所言之未盡也。然天下大矣。豈可以一縣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識其說於後。嘉慶甲戌三月又記。

氣勢

凡戰。義為上。勢次之。氣又次之。鬭為下。奉天討罪。伐暴救民。是之謂義。義立者王。據山河之險。通饋餉之利。批亢擣虛。以

逸待勞。是之謂勢。勢利者霸。臨陳決機。勇怯並奮。乘驕待㪚。使敵自潰。是之謂氣。氣盈者勝。矢鏃劍鍔。撞搪搏刺。力盡而後覺。是之謂鬬。鬬數者傷。湯之征也。曰後我后。武王之征也。曰紹我周王。用義戰者也。亞夫堅壁於昌邑。鄧艾縋師於陰平。用勢戰者也。曹劌以一鼓破齊。項羽以沉舟救趙。用氣戰者也。勝負之道。無衆寡。無强弱。氣而已。氣之旣衰。强弩不足以穿魯縞。賁育不足以抗童子。用兵者。用其方銳之氣。而外察敵氣之盛衰。盛則避之。衰則乘之。驟勝者其氣驕。新敗者其氣怯。轉鬬不食者其氣餒。久攻不克者其氣弛。閫內有變者其氣搖。倉卒遇敵者其氣亂。乘而擊之。一可以當百。弱可以制强。是故用鬬不如用氣。有必取。有不必取。有必勝。有不必勝。勢也。項羽百戰百克。而卒爲漢王擒者。羽用氣。漢用勢

也。漢王守成臯。以扼天下之吭。使韓信取河以北。而羽之右臂斷矣。南連英布。而羽之左臂斷矣。故楚卒滅於漢。汴之於河東也。猶漢之於楚也。克用破黃巢王行瑜等。所向無敵。然朱温以輕兵襲晉絳。斷長蛇之腰。而克用坐視河中之亡。而不能救。終克用之世。不復能南爭中原者。失河中故也。氣也者。可以決一日之勝負耳。至於定天下之大計者。必以勢。是故用氣不如用勢。可以勝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者。不知勢故也。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安天下者。不知義故也。漢之於楚。汴之於河東。皆制勢以挫其氣。然漢遂滅楚。而汴後反滅於河東者。漢有義。汴無義也。漢雖無湯武之義。然義於楚者三。漢仁。羽暴。羽弑義帝。漢發喪討之。漢當王關中。羽負約也。克用再造唐室。不失臣節。而温篡唐。克用救温。而温負克用。

其見滅焉宜也。故用兵者曰。逆取順守。非知兵者也。逆不可勝。逆勝。幸也。義立於素。而輔之以氣勢。則無敵於天下。

輕重

用兵之道。可一言而盡乎。曰可。輕重而已。敵得輕勢。則我以重勢持之。敵得重勢。則我以輕勢掩之。凡兵之勢。客輕主重。新起者輕。久立者重。乘勝者輕。持援者重。兵精者輕。兵多者重。騎多於步者輕。步多於騎者重。輕欲速。重欲緩。輕欲行。重欲止。輕欲戰。重欲守。輕欲致死。重欲萬全。輕欲擊虛。重欲阻險。輕欲敵之不測。重欲敵之自困。輕欲乘重之未固。重欲待輕之已衰。是故平原曠野。輕之地也。山高水深。重之地也。因糧於敵。輕之資也。糧餉有餘。轉輸利便。重之資也。雨雪昏暗。敵不設備。輕之時也。祁寒盛暑。敵勞我逸。重之時也。鼓行而

前過城不攻輕之用也堅壁清野絶敵糧道重之用也韓信之下趙也漢勢輕趙勢重成安君不守井陘口故趙敗而漢勝吳楚之攻昌邑也吳楚勢輕漢勢重亞夫堅壁不戰故漢勝而吳楚敗鄧艾縋師於陰平而遂滅漢得輕勢也慕容超棄大峴不守而遂亡失重勢也李密之距王世充也魏徵勸之堅壁勿戰用重也密不聽而與戰故敗世充能用輕而致死以逼之故勝竇建德之救鄭也凌敬勸之西出軹關用輕也建德不聽而攻虎牢故敗太宗能用重而據虎牢以待之故勝徐敬業之討武氏也倡義新起其勢輕不直造東都而還圖潤州故敗哥舒翰之距安禄山也據險自守其勢重不固守潼關而與崔乾祐戰故敗由此觀之兵之勝敗無他術也輕重而已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輕也後人有待其衰重

也。自古以來。用兵之勢。未有能外乎輕重者也。知乎輕重之術。則百戰而百勝矣。

釋明

人有明。有不明生。而然乎。曰。非也。用其明。則明矣。不用其明。則不明矣。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子不見夫目乎。瞽者。千萬人而不一二遇也。上古之時。有離朱者。暗室之中。能察五色。千萬年而不一二遇也。其他有目者。皆相似也。或明或不明。倍焉而已耳。又其甚者。蓰焉什焉而已耳。焉有相千百者哉。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相遠。曰。孟子曰。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吾幼時至人家。歸而問其人之所衣。不知也。此無他。不視之故也。吾嘗自芟樹。不自決其當芟否也。明日行於途。見樹焉。則視之。歸而數

其所見之樹。幹之長短。枝之多寡。歷歷猶在吾目中也。此無他。視之之故也。故視則明。不視則不明。自掩其目。則雖置泰山於其前。而不知也。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是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也。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也。日與其庶民接。則羣臣不能欺也。是以先王之世。日有朝。時有省。五載而一巡狩。有大事。朝國人而問之。彼誠用其明也。豈惟人主。雖良吏亦然。其聽訟也。勤其接士大夫也數。則吏胥左右之人。不能售其奸矣。今之為縣者。憚於聽訟。而踈於接士大夫。訟者。或待至數月焉。或待至一歲焉。不然。則委之於宗族鄉里之長焉。訟者不得盡其辭。故他人得以抑揚其說。上下其手。而無所忌。流言日入於耳。是以其聽之也愈難。向使其訟之始。而即坐而聽之。訟者無適情。聽者

無旁受數言而立剖矣。有人焉譽之。則以為賢。一縣之中。皆以為不肖。而彼不知也。有人焉毀之。則以為不肖。一縣之中。皆以為賢。而彼不知也。事本曲也。而或云直。則疑其果直也。事本直也。而或云曲。則疑其果曲也。為所誣者。雖有夷由之行。具儀秦之舌。抱陳平第五倫不情之冤。可以一辨而即明。而無如其不見不問何也。嗚乎。是自掩其耳目而已矣。如此者。其不明之咎耶。其不用其明之咎耶。夫苟不用其明矣。則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焉。

喻僞

磁粉。天下之名耦粉也。自秦楚梁豫來京師者。必道磁。道磁。必市磁粉以餽京師士大夫。京師士大夫莫不重磁粉者。然以其名也。故僞多而真少。州中粉肆數十。皆用綠豆若蜀黍

粉為之。雖華門廣廈皆然。惟南門杜氏。及北門外張氏。粉皆以藕。不偽。然肆殊狹陋。又有某氏。居村中。粉尤美。近人或知之。四方來者。倉卒不能辨。苟以磁之名焉而已。見華門廣廈。爭往市之。以故偽者反易售。人競趨於偽。京師士大夫罕有能食真磁粉者。然磁粉尚名京師。不少衰。嗚乎。磁粉一口腹之事耳。其藕也。必甘而香。其非藕也。必薄而劣。此宜盡人皆能辨之。然受其欺者。比比如是。况物之難辨。有百倍於磁粉者哉。物之美者。往往不辭僻陋。然世之人。未有不擇通都大邑華門廣廈而投足者。宜乎其不能得真者而市之也。有晉中客。以識藥知名。過內黃。止藥肆。或以紙裹羊胎示之。紿曰鹿也。客睨之而笑曰。是乃羊耳。是區區者而能欺我耶。其人歸。過其友。其友裹以帛。囊以錦。貯以匱。復持示之。客兩手捧

之。詬視良久曰。此真鹿也已。此豈羸羊胎之所能僞者。故均一羊胎也。徒手而示之則掩口而笑。衷以帛。囊以錦。則見者改容而禮之矣。今天下之不改容於帛與錦者幾人。而雖持真鹿以求知於世。安在其能遇哉。俗傳有人嗜酒。醉即撻罵其妻。一日妻置米湯釜上。以爲酒而飲之。即往撻妻。妻曰。羸釜上者。米湯。非酒也。其人豁然頓醒。遂止。不撻。世之不辨真僞而強作解事者。何以異此。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韓退之曰。小懟亦蒙謂之小好。大懟亦蒙謂之大好。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余始讀之。以爲有激而言。今始知爲常事。嗚乎。士君子讀書學古。蘄自得乎心而已。勿望世人之必我知也。

甘苦

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而行人揮應對樽俎之間。沛然有餘。然揮不以所能先裨諶者。才各有短長也。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而枚臯爲文疾。受詔輒成。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然臯乃自詆娸其文。謂不如相如者。文固有高下也。嗟乎。美惡之故。非智者不能知。而難易之形。則衆人所共見。無怪乎晉宋以降。遂至以五官並用。擊鉢成詩。爲美談也。秦始皇將伐楚。問王翦用兵幾何。翦曰須六十萬人。問李信。信曰二十萬足矣。於是使李信爲將。將兵伐楚。大敗而歸。復使王翦。翦曰大王必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諾。翦遂滅楚。虜其王。故不者其事之成敗。而但以兵之多寡較之。則李信賢於王翦遠矣。隋麥鐵杖在陳爲纖戶。常下直。行百餘里。夜至京口。比旦牙時。復往執繖。沈光緣十餘丈幡竿。直至龍頭。

繫繩罪。凌空而下。人號為肉飛仙。而王韶自并州馳驛入京。覔以勞卒。力之强弱相懸。乃至於此。故既為韶。則必不能復為鐵杖光者。勢也。苗之為物也。糞而耕之。種而耰之。猶有不能生者。又從而耘耨之。至於草。則不種而生。不糞而茂。耘之而猶不能除也。然而農夫不棄苗而取草者。為其為苗也。故以待草之道待苗。則無苗矣。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王孫由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彼非其人。故無由而知其人之甘苦。世有稗諶相如其人者。必不以不病病人之病矣

讀韓子諱辨

諱始於周。諱其名焉耳。文同而異其揖不諱也。周衰。魯始以獻武廢具敖。魏晉至唐。其諱尤嚴。官爵器用之屬。音少相似。咸莫敢近。而韓子獨考經據律以正其失。可謂明於辨而卓

於識矣。然當時反謂爲紕繆。今之去韓子遠矣。然讀者無賢否未有非之者。豈今之人皆智。而唐之人皆愚哉。甚矣。風俗之移人也。非韓子其孰能違俗而不顧者乎。嗚乎。士之執一說守一義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豈足爲定論哉。

書陳履和東山詩解後

細觀所解。分肌擘理。思曲意深。深爲嘉歎。但熟玩此篇。只是室家聚首相樂之詞。非有他也。首章自叙途中情形。而結之以車下獨宿。次章代寫家中景象。而結之以可畏可懷。其意了然。三章始言夫婦之聚首。婦嘆于室。我征聿至。兩兩相對。雙承上二章意。此下便當寫聚首之樂矣。卻忽借瓜颺開。非瓜也。其人也。瓜猶如此。而況人乎。四章又借新婚之樂。以形容之。末只一句打轉。言語之妙。令人想像無已。蓋聚首之樂

最難言。言亦不能盡。故前兩章從對面寫。後兩章為旁敲側擊之詞。不言樂。正深於言樂也。讀此詩。使人動思家之情。增伉儷之重。

鄙意。讀詩之法。當先求其義。如此詩。三年東征。不為不久。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衛之擊鼓。雅之漸石者。固由周公奉天伐暴。要是文武遺德在民。周公矜恤有道。是以上下一體如此。即此可見盛世景象。易傳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此也。然與秦風之小戎無衣又不同。彼是一團霸氣。與此有歡娛皞皞之別。此秦之所以并六國。而周之所以卜三十也。自說詩者以為勞詩。此意索然矣。

次考其事。如此詩即周公伐奄事。當在書大誥之後。多方之前。蓋商季諸侯。互相吞併。東方奄為最大。武庚亡國之餘。代

之想不大段費力。而伐奄為最久。故孟子云。三年討其君。即此事也。

次玩其文。如此詩醇厚和平中。有樸茂之氣。眞盛世之音也。小雅國風中。惟七月之雄偉深厚。在此詩上。若出車六月等篇。雖冠冕堂皇。而氣味皆不若此醇古。即此可驗政事盛衰。世次先後。

若詩中語有難解者。不妨姑置之。說皆可通者。不妨兩存之。令人覿面問答。猶不無錯會其意者。況三十年前之言語。世變風移。名殊物異。安能決知其某字何意某字何意哉。且由古文而隸而楷書。由竹簡而紙而印本。豈能絕無缺誤。是以武侯略觀大意。靖節不求甚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崔東壁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無聞集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平王論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顔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崔述曰甚矣蘇氏之誣也夫國之盛衰在德不在勢周之所以不振由其無聖賢之君不以遷都故也顔王之神聖諸侯服享此子朝之諛詞耳考之經傳曾無一善可紀豈得歸咎平王哉且平王初未嘗有遷都之事也周之王畿號爲千里然當幽王之初詩人已有蹙國百里之

傷至驪山之變宗周之地盡沒於戎所存者惟郊鄗耳然後
晉文侯迎太子宜臼而立於洛是為平王非平王本都宗周
無故而棄千里之畿以東遷於洛也平王遭家國之變不能
嘗膽卧薪修德立政以恢復文武成康之業誠不為英主矣
然遂謂其棄岐酆而東遷豈不誣哉衛懿公之敗也狄滅衛
衛人夜出濟河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乃五
千人於是齊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曹劉聰既克關洛虜懷愍
琅琊王睿乃立於江東郭威既弒隱帝而篡漢漢之州鎮皆
歸於威劉崇乃以河東稱帝此數君者皆未嘗以國遷也彼
其故土已喪於先君之手萬不得已而自王於一隅保境安
民以存宗祀夫亦可謂難矣固不能與夏少康漢光武同列
中興之數亦何至遂與魏瑩李景避寇遷都之主同類而並

譏也哉。說者又謂平王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為東遷之證。則又不然。人之情。莫不知愛土地。人有土地。猶思奪之。況以之所有乎。平王之所以畀秦者。蓋其地已盡為戎有。自度其力不能恢復。又懼戎之東侵。而秦適有擁載血戰之功。是以因而與之。使之自為戰守。以衛王室。不然。關中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文武之所以成王業也。一旦無故而捐之。以與秦。平王雖下。不至若是愚也。自平王之立。四十有九年。為魯隱公之元年。又七十餘年。而秦穆公始大。則當賜秦以後。秦雖日與戎戰。猶未能有其地。況平王乎。桓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凡十二邑。左氏譏之。以為己弗能有。而以與人。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襄王勞之。復賜之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意與

平王正同。蓋以其地既弗能有。而名猶隸於畿甸。無寧為此不費之惠焉。但以晉之力能有之。是以左氏無譏。而東萊呂氏乃謂襄王不許晉隧而賜之田。亦為桼王章而自削弱。夫使此地果王所有。則王既許之。誰復拒之。亦何待於晉侯圍之以兵而後服哉。且左氏已不能有之文。呂氏獨未之見乎。甚矣宋儒之不考也。自宋以來。儒者皆好為議論。以訾前人。而不考其事之終始。往往顛倒時代。錯誤方域。而後之學者。識見寡陋。震於其名。而不自求之六經諸史。口耳相傳。道聽塗說。遂以為其人之定評者。數百年矣。如平王者何足道。其他賢人志士亂賊姦臣。或無端而被謗。或無故而竊名者。又豈少也耶。

宋宣公論

宋宣公將卒。舍其子與夷而傳國於弟和。和將卒。復立與夷。而居其子馮於鄭。與夷立十年。其臣華督弑之。召馮於鄭而立之。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余之意獨謂不然。與夷之立也。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不知督有無君之心。而以爲大宰。又不陰爲之備。故督得成其逆謀。不因於宣公之讓與不讓也。適會宣公有讓國之事。後世遂以爲口實。藉令宣公自傳之與夷。烏知督之遂不弑君也。春秋之世。宋之見弑者三君。莊公成公皆未嘗讓國。而其子捷與杵臼亦皆見弑。豈得獨罪宣公也哉。若謂督旣弑與夷而立馮。爲宣公有以啟之。則又不然。使與夷旣立而馮作亂。若王子朝之於猛。衛州吁之於完。以罪宣公。可也。令也馮未嘗有是也。督旣弑與夷。宋國不可以無主。馮親先君子。故召而立之耳。

籍令無馮。宋豈無諸公子可立者乎。齊光之弑也立杵臼。鄭夷之弑也立堅。此又誰實啟之。晉州蒲之弑也。欒書召孫周於京師而立之。周之父。未嘗有國也。豈必宣公傳位於和。然後馮可立哉。且非獨與夷之死。宣公不任受過也。即其立也。亦不任受功。宣公之所以立和。或與夷幼而不能主社稷。或不肖而不可以主社稷。為宣公者。當立和。則立和而已矣。和之復立與夷與否。宣公不得而知之也。不立其子而立其兄之子。此和之賢。不知與夷之不可為君。而立之以致亂。此和之過。於宣公何與。馮觀於與夷之終見弑。則宣公之所以立和。蓋非無見也。和之卒也。與夷之齒長矣。師保之教訓。夫亦可以習矣。政之得失。民之哀樂。夫亦可以備知之矣。然猶不能安其民而制其臣。使宣公之卒。而即傳之與夷。其見弑之

不待於十年。可知也。宣公之能知人如是。世不以是賢宣公。而反以是罪宣公。甚矣其是非之顛倒也。吾嘗觀於三代以上之事。而知父子相繼。非一定之制也。一姓之相傳始於禹。而禹孫仲康以弟繼兄。商人兄終弟及。見於書者尤多。周孝定敬三王。皆以別子嗣居天位。蓋國家不幸而當其變。則社稷為重。寧割慈忍愛而立弟耳。秦漢以來。人主各私其子。乃藉口於君子大居正之說。託神器於嬰兒。付生靈於不肖。以至敗國亡家覆宗絕祀者。蓋不可數矣。其尤著者。晉武帝明知其子惠帝之昏愚。而其弟齊王攸之賢。乃溺於禽犢之愛。終不肯廢子立弟。以致八王劉石之亂。周武帝明知其子天元之凶惡。而其弟齊公憲之賢。亦蹈晉武覆轍。使之捫痕恨晚。憲以冤死。周亦尋滅。豈不可痛也哉。此皆公羊氏所謂大

居正之君子也然而後世之儒不闡議二武之失反斤斤焉求宣公之瑕以為傳弟之戒然則為人君者必明知其子之不克負荷而與之國使之暴虐生民踣其國墜其宗然後得免於後世之清議耶

魯隱公不書即位論上

魯隱公之元年春秋不書即位先儒以為攝歐陽子曰隱實為攝孔子决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决非攝蘇氏軾曰非也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設隱公亦攝主也崔述曰甚矣說經之不可不慎也攝之義不明遂至於亂禮而誣聖

人。豈天下之細故哉。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是無後則為之立攝主。以主喪也。故君薨而世子生。未葬則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告殯。已葬則太宰太宗從太祝告於禰廟。不復有攝主。由此觀之。則攝主乃喪主。非國主也。今隱公之為魯侯十一年矣。豈得為攝主乎。禮曰。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子雖幼。不復立攝主也。蘇氏亦曰。子生而男也。則攝主退。今惠公之薨。桓公生矣。男也。隱公何得為之攝主乎。國家重器也。不可以兩屬。兩屬則必爭。今蘇氏欲援一人立之謂之攝主。俟太子長。乃以授之。此二人者。皆堯舜夷齊也則可。不然是大亂之道也。非攝主殺太子。則太子殺攝主。寧先王之制而有是哉。洛誥曰。朕復子明辟。復下告上也。春秋傳曰。燮將復之。又曰。嬖將復於寡君。孟子曰。有復於

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復王耳。(蘇傳亦然)王莽欲竊漢之天下。乃誣周公有踐位復辟之事。以濟其惡。蘇氏信之何耶。且蘇氏以周公果稱王耶。周公稱王。則吾不知成王當何稱耶。亦稱王耶。稱太子耶。成王之見周公。用何禮耶。如二君耶。抑臣於周公耶。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周公既稱王。成王又稱王。是民有二王矣。成王既北面以朝周公矣。無何又南面而臨之。是堯帥諸侯而朝舜也。此在齊東野人或有是語。少知名義者。豈得出此言乎。且蘇氏知周公何爲而攝政耶。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遂奉子釗以朝諸侯。故史錄之爲書。誥此禮所由廢。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傷周公召公處事之變。而不得復然也。記禮之家。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為幼。又附會而為踐位復辟之言。豈不誣與。（葉氏夢得說同）不然。周公居東以後。成王既親政數年矣。親逆以歸。君臣相得。言聽計從可矣。何勞於周公之攝之也哉。故凡古人之攝有三。舜。君老而攝者也。伊尹周公。君諒陰而攝者也。共和。君在外而攝者也。皆不為君。故謂之攝。今也隱既君乎魯矣。即使果授國乎其弟。亦不過如宋宣公元武宗焉已耳。即使果自老於菟裘。亦不過如趙武靈魏獻文宋高宗焉已耳。豈得遂謂之攝也哉。豈得遂不謂之即位也哉。如是而可以為攝。則王莽張邦昌莫非攝者矣。故攝則不稱公。稱公則非攝。歐陽子之論不可易也。雖然。先儒之以為攝也。亦有

故。一曰。國君必書即位。而隱不書即位。一曰。相傳有是說。此二疑者不破。則雖明知攝之不稱公。而終不敢謂隱之果非攝。措乎其論之猶有未盡也。

魯隱公不書即位論下

春秋之策十有二。公書即位者八。不書即位者四。先儒求之而不得其故。因見桓閔之弒而子般之殺也。遂為之說曰。繼弒者不書即位。而桓宣皆繼弒。又未嘗不書即位。則又為之說曰。與聞乎弒者書即位。彼數君者既已然矣。則隱公之不書即位。勢不得不別為之說以通之。此學者之所以深信其攝而不敢異也。史也者。所以傳信也。均之即位也。或書而或不書。是史非實錄也。史書之。而孔子削之。是聖人之經非實錄也。曰。不忍於先君之見弒也。夫忍不忍。在即位耶。不在即

位耶。在即位耶。則彼之即位爲忍。孔子當著其實以明其忍。不得私庇之而私削之。不在即位耶。則書不書等耳。何爲而削之哉。曰。古者有即位之禮。先君見弑。則不忍行此禮。是以不書。非削之也。曰。位。君位也。即位。就君位也。旣爲君。未有不即位者。不即位。是不爲君也。自天子以至於大夫。皆有位。於何日始居此位。即於何日謂之即位。不以其禮之繁簡也。所謂即位也者。猶後世天子之云登極。百官之云到任也。今日某雖爲帝。未嘗登極。某雖爲官。未嘗到任。可乎不可乎。晉厲公之弑也。悼公在周。豎牛之殺叔孫仲也。昭子討而誅之。二人者。其不與聞乎弑可知。然皆不廢即位之禮。由此觀之。雖繼弑未有不即位者。莊閔僖三君之不書即位。皆不以繼弑故。何獨至於隱而必疑其攝耶。曰。繼弑之說。本之公羊穀梁。

誠如子所云矣。左氏莊元年傳云。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元年傳云不書即位。亂故也。僖元年傳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然則其皆非與。曰。君雖弒。子猶得稱即位。豈以夫人故亂故而不得稱乎哉。禮雖不備。其為即位自若也。且傳以為僖公先即位而後出耶。先出而後即位耶。先即位耶。即位之時。史固已書之矣。豈至後日既出而追削之。先出耶。身既在外矣。又何位之即焉。蓋左氏亦求之而不得其故。故以意度之而為之辭。不然。君之出入。非小事也。僖公出。適何地。出因何故。既出何以復入。傳何得不置一言也哉。曰。然則何以不書即位。曰。春秋之策十有二公。其後七君。皆書即位。其前五君。書者一。而不書者四。豈不以其世遠而多闕哉。君之即位也以正月。而定公之即位也以六月。即位固無常月也。故舊史

失其月日。則孔子不復追書。即舊史載其月日。而所傳異詞。又不幸無可考。則孔子亦寧闕之。慎之至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人恥言不知。務彊為之說。故不知聖人有如是之闕疑。反以為別有深意焉者。而不知其過也。隱公之世。大夫卒多不日。（惟公子彄卒日）莊桓之世。大夫卒多不書。（惟公子牙卒書）皆遠也。皆闕也。皆慎也。烏有如先儒之所謂云云者哉。曰。然則相傳之說何以故。曰。自古篡弒之君。往往文飾其說。以欺當世。王子朝既敗。告於諸侯曰。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楚公子圍弒郟敖而自立。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詞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吾惡知非。桓既弒隱之後。恐國人之議己。偽稱其母之貴。其兄之攝。以明己之當立。不幸桓之子孫。終有魯國。遂無有人為辨其誣者乎。學

者取信於經焉可矣。

爭論

廉頗為趙將。有大功。拜為上卿。藺相如為趙奉璧於秦。完璧而歸。又相趙王會秦王於澠池。亦拜為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為之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稱病不與爭。望見頗。引車避匿。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驩。世皆多相如之有讓。余獨以為相如固賢。亦幸而遇廉頗之賢。故得成其讓也。何者。天下之事。兩爭然後相爭。亦兩讓然後相讓。使相如避而頗不悔。以為畏己而愈肆焉。即己辱之。而猶以為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讓者頗也。宋殷景仁為領軍將軍。薦劉湛於文帝。召為太子詹事。並被任遇。湛以景仁位在己上。乃因彭城王義康以傾之。景仁懼。稱疾不

出以避湛者數年湛猶不肯已謀使盜殺之文帝乃與景仁
密謀誅湛然後景仁始免若此者豈景仁之不讓哉湛非有
傾頹之功又因景仁以進固不當傾景仁景仁之避湛其事更
難於相如然卒不能减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
心無盡固非讓之所能化也嗟夫士大夫誦讀詩書談說禮
義讓之猶不足止其爭況於里巷不學之人市井無賴之輩
尚力而不尚德者乎雖有好讓之人與之處亦不能保無相
爭之事乃世之士見其如此不復問其曲直輒從而兩罪之
嗚乎過矣古之時人心淳樸風俗敦厚猶有化於讓者後世
不可得矣有讓之者則以為畏己而愈凌之讓之既久則又
以為事固當然而安之一日少拂其意則其怒反更甚且讓
固有不能卒以為常者人之貪心遏之則漸止縱之則益甚

今日欲得其牛與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車。又與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爭而不已。勢必至於讓者不能復讓。而亦與爭。貪者智盡力窮。而無所得。然後其爭始息。故兩爭者。必至之勢也。周太王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棄其國。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蠶六國。六國爭割地以事之。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況後世乎。故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宋之於金也。初割三鎮。繼割兩河。繼而又割京東京西陝西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

然而金師南牧。未嘗爲之中止。必待韓岳吳劉屢挫其鋒。然後金人始許畫淮以和。由是觀之。勢力之所能爭。雖百讓之不止。國家之大。閭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兩爭者。必至之勢也。聖人知其然。故不責人之爭。而但論其曲直。曲則罪之。直則原之。故人競爲直。而莫肯爲曲。人皆不肯爲曲。則天下無爭矣。然則聖人之不禁爭。乃所以禁爭也。後世之論者則不然。但見其後之爭。遂不復問其前之讓。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議。曲者以利。猶獲助於小人。直者以義。并見棄於君子。人知讓之之後之終不免於爭。而又不能以其直見諒於人也。故競爲其曲。而莫肯爲直。與其讓而不終。無寧爭之於始。俗之益爭。夫亦好爲高論者之有以驅之也。且論者。於南宋之事。則以其讓爲罪。於閭里之閒。則又以其不讓

為罪。天下傳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勢同而論異。事異而罰同。嗚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難矣哉。朱仁軌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斯言也。聽之甚美。然以余所見鄉黨之間。則大不然。最甚有楊氏者。田百畝。今僅餘四十畝矣。然猶供百畝之稅。遂為子孫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風氣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論。唯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則必無立錐之地。而後不生其心。然亦其初即然。乃免於爭。若爭端已起而後然。則雖垂橐而人猶不信。懸磬而忿猶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凍餒。而爭猶不止者。況其讓猶未至於是者耶。曰。然則讓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賢如廉頗也則能。即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讓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敵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

是槪之人人也。是故以讓自勉則可。以不讓責人則斷不可。夫責人。則亦惟論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嘗久處閭閻。親歷險阻。而於人情多不諳也。

訟論

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實不可行。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許行使市賈不貳。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聖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賈之為美名也。顧以其勢斷不能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而人心風俗必受其大害。是以其論常不敢過高也。自有生民以來。莫不有訟。訟也者。事勢之所必趨。人情之所斷不能免者也。故傳曰。飲食必有訟。柳子厚曰。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

焉訟之來也久矣。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魯叔孫昭子受三命。季平子欲使自貶。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唐虞之時何時也。諸侯猶不免於訟。昭子。賢大夫也。亦不能以無訟。然則是訟也者。聖人之所不責。而亦賢者之所不諱也。兩漢之世。好言黃老。始有以不與人訟博長厚之美名者。然亦其時風俗醇古。故得以自安於閭里。唐宋以降。日以澆矣。乃為士者。幸藉門户之蔭。不見侮於市井小兒。遂以人之訟者。為卑鄙而薄之。而憚於聽訟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有訟者則以為好事。怒之責之而不為理。嗚呼。是白圭之取民。而許行之治市也。何以言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必此爭而彼甘於讓。斯已耳。苟不甘於讓。則必訟之矣。故陵人者常不訟。而陵於人

者常訟。其大較也。且爭而甘於讓者。惟賢與孤弱者耳。然理固有當讓有不當讓。勢固有能讓有不能讓。所爭者非一人之得失。則不當讓。讓之。而爭者不已。讓之而爭者得逞。人皆從而效之。則亦不能終讓。故雖賢與孤弱者。亦不能盡無訟也。夫使賢者常受陵於不肖。而孤弱者常受陵於豪強。而不之訟。上之人猶當察而治之。況自來訟而反可尤之乎。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訟。陵人者反無事。而陵於人者反見尤。此不惟賞罰之顛倒也。而勢亦不能行。何者。人之所以陵於人。而不與角者。以有訟可以自伸也。不許之訟。遂將束手以待斃乎。抑亦與之角力於蓬蒿之下也。吾恐賢者亦將改行。而孤弱者勢必至於結黨。天下之事從此多。而天下之俗從此壞矣。余幼時見鄉人。有爭則訟之縣。三十年以來不然。

有所爭。皆聚黨持兵而刼之。曰。寧使彼訟我。我無訟彼也。唯單丁懦户。力不能抗者。乃送之官耳。此無他。知官之惡訟。而訟者未必為之理也。民之好鬭。豈非欲無訟者使之然乎。逮至近年。風俗尤偷。里巷之間。别有是非。反經悖律。而自謂公。以鬭傷為偶然。以刼奪為小事。立後則踈族與同父無殊。爭田則盜買與祖業不異。推此而論。不可枚舉。至於姑殘其媳。弟侮其師。竊田禾。毀墓木。尤恬不以為怪。訴之宗族。宗族以為固然。訴之里黨。里黨以為固然。彼固不識字。即識字而亦不知律為何物也。不得已而訟之於官。則官以為好事。而里黨亦共非之。是以豪強愈肆。而善良常忍泣而吞聲。無訟則無訟矣。吾獨以為反不如有訟之猶為善也。昔韓文公為都縣。雅重盧仝。仝為比鄰惡少所苦。使奴詣縣訟之。公不惟不

薄全。反稱其賢。而自引為己罪。彼韓公者。豈獨喜人之訟哉。誠少歷艱難。而悉寒士之苦。故也。然則今之君子。或亦生富貴之中。席祖父之勢。居仁里。處順境。未嘗身離保傅。目覩橫逆。故不知涉世之難。而妄為是高論耳。不然。何其不近人情。乃至是也。或曰。子未覩夫訟之害耳。書役之魚肉。守候之淹滯。案牘之株連。有聽一人一朝之訟。而荒千日之業。破十家之產者矣。況有訟而誣焉者乎。曰。此誠有之。然此誰之過耶。苟官不護其下。書役安得而魚肉之。訟至而即聽。當逮而後逮之。何淹滯株連之有哉。此乃己之不臧。反欲鉗口以禁人之訟。可乎。且訟而果誣。反坐之可也。不治誣者。而遷怒於他人。而禁其訟。是使直者代曲者罹殃也。傎孰甚焉。曰。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則聖人之言亦非歟。曰。大

學釋之明矣。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然則聖人所謂使無訟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與直者訟。非直者以訟為恥。而不肯與曲者訟也。若不論其有情無情。而概以訟為罪。不使之得盡其辭。曰。吾欲以德化民。是大亂之道也。且無訟之治。聖人猶難之。今之吏。豈惟無德。且貪莫甚焉。民之相爭。固其所也。而欲使之無訟。舛矣。

稷穄辨

稷。五穀之長。今俗直謂之穀。穄。黍之別種。不黏者是也。或謂之飯黍。關以西謂之糜。河以北謂之穄。韋昭國語注云。秀草似稷而無實。今秀正似穀。絕不似穄。此可知稷之為今穀而非穄也。說文云。穄。糜也。又云。糜。穄也。穄之苗穗。皆與黍同。故糜從黍。古人均謂之黍。詩所謂其饟伊黍。論語所謂殺雞為

黍者是也。關以西。亦謂黍為黏糜。此可知穄之為黍屬而非稷也。稷。入聲。子力切。穄。去聲。子例切。稷從畟。穄從祭。其義其音其文無一同者。則二者之非一物。明矣。粟者。黍稷未去皮之通稱。對米而言。則皆云粟。數穀之名。則未有及粟者。孟子曰。有粟米之征。米粟非不多也。詩云。黍稷稻粱。又云。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皆不言粟。是也。故米初去粗皮。謂之脫粟。呼稷之粟為粟。非謂稷為粟也。以稷之多也。故但呼以粟。而即知為稷。久之而稷之名遂掩。稷也而粟之。猶今之人之穀之也。猶於其米而直謂之米也。而不學者遂誤以粟為本名。而不知其為稷矣。河北自漳以西。古強能讀入聲。以東。古弱不能讀入聲。中原音韻所謂入聲作平聲作上去聲者是也。故讀稷與穄之音相似。而鄉中人識字不多。秋禾登於場。筆而記

其數。有不識穄字者。則書稷字以代之。稷字。四書詩所有。穄字。四書詩所無也。猶高糧之或誤書為高粱。（俗呼蜀黍為高糧）金簪之或誤書為金針也。（俗呼黄花菜為金簪）猶古人之誤書弄璋為弄麞也。而不學者不知稷為何物。遂誤以穄為稷。反疑其民呼為子側切者。乃方音之轉。而笑書穄者為誤字矣。稼書陸子作黍稷辨。謂稷乃今之穀。而非飯黍。徵之書傳。詳其行狀。以糾前人之惑。其事雖小。而不肯沿訛踵謬之心。即此亦足見其萬一。然謂土人以飯黍為稷。則猶未知北方農夫之所呼者穄而非稷也。由穄而之稷。作本草羣芳譜者。不見說文。妄以己意揣度之耳。余故補其未備。作稷穄辨。於陸子所已辨者。則不復言。從省文。亦不敢掠美也。

禹貢田賦九等解

禹貢九州田賦皆分九等。讀者苦其難記。或作指掌圖。以九等分配於十二辰。按指節歷數之。又作歌訣。鄙俚不經。旣侮聖言。亦無倫理。余深病之。竊謂其所以難記者。皆由於不究其故。不究其故。則雖强而記之。亦何得於心哉。因第其說如左。雍徐青豫冀兗六州皆居北方。而雍居六州上流。土厚水深。雖瀕河而無河患。故田居上上。青徐皆不瀕河。故次雍。而徐上中青上下者。徐土墳而兼埴。青土墳而兼斥。故也。冀豫皆瀕河。有河患。故又次徐青。而豫中上冀中中者。豫一面瀕河。冀三面瀕河。故也。惟兗當九河之委。土薄水淺。故居中下焉。梁荆揚皆居南方。故田皆在下等。而梁居三州上流。故次兗。荆稍東。故次梁。揚最東。當三江之委。故又次荆也。此田分九等之說也。冀為帝畿。土廣民衆。故賦居上上。豫荆東西之

中。水陸之會。故賦皆居上等。而豫田中上。荆田下中。故豫次
冀荆次豫也。雍徐青梁揚五州。皆居東西偏。而雍徐青田皆
上等。故賦亦皆中等。然青次荆。徐次青。雍次徐。與田之上下
相反者。東方土狹民稠。西方土廣民稀。故也。梁揚田皆下等。
故賦亦皆下等。然揚次雍。梁次揚。亦與田之上下相反者。其
故亦猶青徐之加於雍也。惟兖受河患最深。創殘之餘。民氣
未復。不可以賦之常法繩之。故曰。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賦分九等之說也。賦言錯者四州。又各不同。冀州賦重而
地廣。其賦不可均也。故有錯焉。不言所錯者。賦上上矣。其錯
必於下可知也。揚州賦輕而地廣。地兼水陸。故有錯而上者。
故其文曰上錯。梁州賦輕而地廣。地兼水陸山林。故有錯而
上者。亦有錯而下者。兼本等則為三。故其文曰三錯。豫州四

方之交。土兼墳壤與壚。故其賦錯出不均。綜而計之。適得上中。故其文曰錯上中。此四州言錯之說也。以是求之。皆有至理。可以得其故。何必區區效星相之術。於指節間定部位。作小兒戲哉。

文說上

畫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圓曲直之勢。皆合焉謂之畫。文所以載道。是非得失之故。賢人哲士之事。實皆合焉謂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雖殊。其理一也。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幹。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無是物也。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為文而詖其說謬其理者也。累朱攢青。曲直雜設。非人非樹。非山非屋。見者不能名其物。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為文而晦

其辭亂其章。讀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畫。世且曰。彼工畫。問其所畫之物。則曰。吾工畫而已。不知物也。何以異為文而離乎道。且自負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凡論畫之美者。曰毫髮畢似。曰尺寸千里。然則為文而能了然於口與手。簡而明。約而盡。使讀者犂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豈不可謂工於文乎。然而世之為畫者。不求之物而徒冊上之橫斜疏密是問。此所以無工畫者也。為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長短難易逆順是問。此所以無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畫器皿。遊者不必能畫山水。然未有閉置一室。目不見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畫者。賢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無牖隙之見。而能文者也。悲夫。知畫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鮮。是文人之智。反出畫

工下也惜哉。

文說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為情。其於事也為義為勢。大之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小之而愚夫愚婦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長。皆道也。文也者。載此者也。其義顯。其事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論之。雖大賢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論之。雖百家技藝之書。亦各有其道焉。莊周韓非是也。譬之博奕。雖非聖人之道。然工於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勝負。較然不誣。是即博奕之道也。雖然道有醇駁。則文有高下。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適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無駁於二子者也。適不為世所詬病耳。譬諸飲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經稻粱之味也。

孟與韓。魚肉之味也。班馬歐柳之言。間有羶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飪者也。摭拾六經之遺文。剿竊註疏之成說。以為明道焉者。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者也。莊周韓非非聖人之道。而見美於世。猶葱荽椒蒜樟鹿驢羸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視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則不可謂無物。視世之心無所得。而摹擬古人之言以為文者。則不可謂無道。余所謂文以載道者以此。夫韓退之柳子厚。世所謂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謂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獨近代之文士。則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擬語勢為文。以摭拾陳言為道。非文之與道異也。彼所謂文與道者異也。

崔東壁先生文集卷之二終